



光明学术文库
GUANGMING ACADEMIC SERIES

钟丽茜 / 著

诗性回忆与现代生存

——普鲁斯特小说的审美意义研究



AESTHETIC REMINISCENCE
AND CONTEMPORARY BEING

—— THE RESEARCH ON PROUST'S NOVELISTIC
AESTHETIC MEANING

当代浙江学术文丛

光明日报出版社



光明学术文库
GUANGMING ACADEMIC SERIES

钟丽茜 / 著

诗性回忆与现代生存

——普鲁斯特小说的审美意义研究



AESTHETIC REMINISCENCE
AND CONTEMPORARY BEING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性回忆与现代生存:普鲁斯特小说的审美意义研究 / 钟丽茜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8

(光明学术文库)

ISBN 978-7-5112-0594-0

I. ①诗… II. ①钟… III. ①普鲁斯特,M. (1877~1922) - 小说 - 文学研究
IV. ①I565.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4309 号

诗性回忆与现代生存——普鲁斯特小说的审美意义研究

作 者:钟丽茜 著

出 版 人:朱 庆

终 审 人:武 宁

责任编辑:刘书永

封面设计:小宝工作室

责任校对:徐为正 薛 连 宋刚忠

责任印制:胡 骑 宋云鹏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100062

电 话:010-67078245(咨询),67078945(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本:690×975 1/16

字数:206千字

印张:11.5

版次:2010年11月第1版

印次: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12-0594-0

定价:2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光明学术文库·当代浙江学术文丛》

总 序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 陈 荣

有人说，谁能将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发展奇迹阐释清楚，谁就能得诺贝尔奖。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浙江人民发扬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在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创造了历史性的辉煌，走出了一条富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发展道路，使浙江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县域经济都十分发达的省份。当前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浙江社会各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浙江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是一个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的“富矿”，也是浙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宝贵财富。

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特定地区的精神文化传统相关，因此，对引领浙江市场经济大潮的“浙江精神”的研究、对浙江传统历史人文的研究，也构成了一个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富有深刻内容的研究领域。此外，浙江乃至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也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因此对马列理论进行现代阐释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另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最终是为时代所用，指导社会经济和生活实践，并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因此，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成可操作的政策建议，以及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述，既是学术研究工作的延续，也是时代赋予我们人文社科研究人员的一项历史使命。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与现实需求下，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作为省



委省政府联系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桥梁纽带，作为全省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组织协调机构，坚持“政治立会，活动兴会，科研强会，外联社会”的工作理念，围绕理论研究、社科普及、成果转化、机制建设、队伍建设五大重点工作，有针对性地进行组织、协调、管理、推动工作。首先，针对十七大提出的新观点、新问题、新思路进行马列主义的现代理论阐释的需要，联合有关单位启动了“马列专项课题”研究；其次，针对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经验，启动了“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重大课题研究，以及面向全国开展征文活动；再次，围绕长三角一体化，连续多年组织开展专项课题研究；同时，立足浙江，放眼全国，开展社会经济重要问题的理论以及对策研究；另外，我们连续数年关注民情、民生，开展多项重大省情调研；在浙江历史人文研究领域，我们启动了“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按“今”（浙江当代发展研究）、“古”（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人”（浙江名人研究）、“文”（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的布局深入组织研究，有计划有重点地培育浙江学术的优势和特色；等等。在学术研讨方面，以“当代浙学论坛”为龙头，整合各省级学术团体和有关教学科研机构的学术资源，通过系列化的学术年会、专题研讨会和学术报告会等方式，交流当代浙江学人的最新成果，昭示严谨科学的学术规范，营造健康、有序、活跃的学术氛围，推进学术创新。

繁荣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打造当代浙江学术品牌，需要我们解放思想，突出重点，进一步创新工作机制，树立品牌意识，构建良性载体和平台，努力创建科学发展的新格局，推进社科事业新发展。我们积极培育和提升了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点基地建设、策论研讨、浙江人文大讲堂、科普周、当代浙学论坛、重大省情调研、浙江学术名片等八大工作品牌，组织和动员了各教学科研单位和学术团体以及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为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大省建设服务，为繁荣发展浙江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服务。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浙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继承和发扬了自古以来的优秀学术传统，呈现出成果较多、质量较好、气氛活跃、前景喜人的特点。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要获得社会承认，为社会所用，将学术成果出版是首要环节。但是由于学术作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往往存在出版难的问题。



因此，资助我省学者的优秀学术著作出版，是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一项重要工作。自2000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我省设立了“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截止2008年，已资助了351部学术著作出版，有效地缓解了“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

为了集中展示当代浙江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从2006年起，我们将在获得资助的书稿中，由出版资助评审委员会遴选部分书稿，给予全额资助，以“当代浙江学术文丛”系列丛书的方式，分期分批出版，并得到光明日报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将之纳入了《光明学术文库》。

《光明学术文库·当代浙江学术文丛》的出版，是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集中推出学术精品，集中展示学术成果的重要探索。文丛的学术质量，既有赖于我省学人的创造性研究，也有赖于每年出版资助评审委员会的严格把关。因此，文丛的编委会成员，由当年的出版资助评审委员会成员组成。

当代的浙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者们，既要深入研究、努力传承和弘扬学术思想的优秀传统，又要面向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更要促进学术创新和学术繁荣，服务浙江现代化建设。我深信，《当代浙江学术文丛》的出版，对于我们坚持学术标准，扶持学术精品，推进学术创新，打造当代浙江学术品牌，一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于我们研究、阐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发展奇迹，总结、探索科学的发展道路，并在各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小康社会建设，也一定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2009年3月



序

回忆的诗学

似乎从孔子开始，有感于时间流逝之快，成了从事人文教育和文化研究们的共同特点。现在，当我为钟丽茜博士的这部学术著作撰写序言时，这种感受再次变得强烈。这部书作为她第一部个人学术著作，是在她的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修订而成的。从反复斟酌开题到不断推敲结构和深入其中的基本思想，作者为此付出的心血一言难尽。伴随着这些艰辛与磨练的，是收获的快乐。作为导师，我见证了作者所经历的这一切。虽然不知不觉间，那段日子已经远去，但种种情形却时时闪过眼前。

那是属于这个新世纪初的日子。虽然大张旗鼓的“消费时代”已经来临，校园内的氛围也已不再平静，但我通常每周一次召集的研究生课上，求智好思的风气仍然盛行。尤其是十几位博士生，他们认真的倾听和热烈的讨论，让每堂课成了一次精神聚会；他们在课后照惯例进行的聚餐会，培植了一种让大家渴望分享的同门情谊。虽然场地有些拥挤条件相对简陋，但并不妨碍我们在清茶与速融咖啡的氛围中，展开畅所欲言的讨论、获取性情自在的体验。在杭州玉泉老和山下求是园的一间教室中，整整好几个春夏秋冬的循环，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钟丽茜的温文尔雅与随和善良，为这样的聚会增添了凝聚力。她的学习十分投入，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与人文研究专业很好地融为一体。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让她不畏艰难，增强了以普鲁斯特的现代史诗作品《追忆似水年华》为例展开回忆诗学的研究的兴趣，最终完成了这部专著。

作为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之一的小说家，普鲁斯特研究早已成学界热点，对他的创作的诗化哲学阐释也已展开。但这并不意味着话已说尽，恰恰相反，某种意义上讲仍是方兴未艾。所以，选择这样的题目既需要相当的学术勇气也体现了独到的理论眼光。作者的这部专著以“回忆与存在”的关联为切入点，以现象学美学与存在论诗学为背景，通过对西方思想史上相关主题的历



史脉络的重新梳理，以普鲁斯特这部史诗性小说为平台，展开了一场“思与诗”的对话，进行了“回忆诗学”的理论建构。本书不仅成功地“老话重谈”，让普鲁斯特研究拥有了新意；而且还别开生面自成格局，融哲学、文学、诗学为一体，洞幽烛微察人观世言人所未言。

通过顺利完成这次写作，作者不仅为推动今后普鲁斯特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论题所蕴含的“回忆诗学”的建构，也为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如何超越弊端显著、积疾已久的理论主义范式，在方法论上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思想路径。对人文学术的超知识论写作姿态所拥有的重要理论意义的成功呈现，将学术价值与艺术体验融为一体，是这篇论文的另一可贵之处。这不是一种眼下通行的高谈阔论式的学院式文字制作，而是有着生命的温度和人文关怀的思想写作，是一部需要细品、能给人回味的书；在优美细腻的文笔下，我们能读出作者对生命的独特体验和思考。所以，在毕业答辩的过程中，她的这部论著获得了同行专家和评委们的一致好评，自在情理之中。

在康德开启的现代认识论框架中，空间和时间占据着决定性的位置，事实上，它们对于美学的意义尤其重要。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两个维度构成了现代美学的全部，如何继往开来重启这两方面的研究，事关当代美学能否走出由“解构主义”一统天下的“后现代性”困局。从“回忆诗学”的平台打开“时间美学”的视野，无疑是一种很好的选择。为我们所向往的那种传说中的“诗意栖居”的家园，不需要金碧辉煌的物质架构，但需要落实于具体的时间之维。无论是神圣境地中的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还是世俗天地里的当下快乐和欲望满足，离开了时间之维都无从谈起。而正是“回忆”的定格，能让我们以一种失而复得的方式，同“时间”亲密接触。它所筛选保存的那美好的一切，构成了我们每个人的永恒。

以普鲁斯特为例对所有这些问题进行一番深入的思考，其意义毋庸置疑。钟丽茜的这部论著有两对关键词：审美与存在，艺术与乐园。它恰如其分地向读者表明了作者试图以“诗性回忆”的方式开启“现代生存”之门的良苦用心。但在当下社会，这样的思考似乎越来越不合时宜。对一个热衷于歌舞升平的民族，出现为无边的欲望和狭隘的利益而集体裸奔的现象，这不足为怪。身处这样的氛围，“时间”只是一个醉生梦死的“过程”，生命的“存在”只是为了追逐发财致富的梦想，诗人的“回忆”则实在过于奢侈。理论家们早已作出了“童年消失”的宣判，随之而去的是作为精神追求的艺术传

统。“审美”意味着感官刺激，“艺术”就是娱乐的同义词。

如今，我们总是处于一种欢乐总动员的状态，为娱乐至死做好了准备。以“大众”的名义粉墨登场的“文化”，早已成了商人和政客牟取暴利的手段。所以，以金庸为代表的英雄传奇终于开始淡出世人的视线，普鲁斯特式的重在强化生命体验的文学经典更是无人问津。凡此种种固然难免让人产生一点悲观情绪，但我并不为作者这部著作的命运担心。在我看来，从事人文研究，在于尽力对时代提出的真正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一部好书，就是能以“修辞立其诚”的态度给人以美好启示的写作。就此而言，眼前这部书稿做到了，它理当获得掌声。我相信，它会拥有属于自己的读者。对于那些能够在喧嚣与骚动中静下心来来的读者，会从中体验到一份乐趣。

诚然，回忆常会伴随着忧伤。时间无法逆转，美好的日子不会重复。事情往往是这样：身处其间时，大家是如此的开心和充实，虽然彼此也早已为有这样的缘份而庆幸甚至留恋，但并未觉得有何特殊。只是在时过境迁之后回想起来，越发让人倍感珍惜。时隔几年再读钟丽茜的这部书稿，让我尤其有种亲切感。我早已知道，在不经意之间，我们大家一起度过的那些看似只比“平常”稍多了一点点认真的“坐而论道”的日子，就已是我作为一个人文教师所能拥有的最值得珍藏的回忆。就像那些记载普普通通的日常人生的“老照片”，由于岁月的沧桑而显得弥足珍贵。

不过，我们不需要伤感。因为作者仍然年轻，她的这部书只是学术人生的一次美好开端，就像一艘满帆起航驰向大海的船，完全有理由期待更多更好的收获。只要作者能经得住旅途的风浪，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看到她带给大家新的惊喜。尽管学术人生从不轻松，但一旦谁真正深入进去，其中的幸福也同样令人难以离弃。或许，这就是人文的香火能够不断延续的原因。作者显然还准备一如既往地前行。在此我要再由衷地说一句：一路走好！希望你们曾经高奏的青春狂想曲，能够在大家未来的日子里依然带来一份心灵的慰藉。

徐 岱

2009年8月24日于浙江大学求是村



导论：

西方美学史中的“诗性回忆”

回忆与诗有何关系？这是一个源远流长、饶有兴味的话题。

西方文化史上关于回忆的最早言说出现在古希腊神话中：著名的九位文艺女神缪斯，是宙斯与其表妹谟涅摩绪涅的女儿。宙斯乃众神之王，谟涅摩绪涅则是天神乌勒诺斯与地神该亚的女儿，号“回忆女神”。这个神话里隐藏了几个重要观念：1. 诗（文艺）与“时间”的渊源甚深——宙斯本人是时间之神克洛诺斯与地母瑞亚的儿子，谟涅摩绪涅则掌管回忆，暗示了文艺与时间的流逝及追忆有关；2. 九位缪斯女神皆由“回忆”之母所生（其中第三位 Mneme 就叫“记忆”），意即：诗出自回忆；3. 诗的地位非常重要——文艺女神乃众神之王与天地之女的后代，家世显赫，可见诗艺在古希腊人眼中绝非雕虫小技。这些观念首先在人类学意义上表明了诗（艺术）对人的重要性（人类对艺术有一种本能性的需求），诗与人类存在的时间性关联（诗之基本功能之一是保留和追忆生活有价值的片断）；其次强调了“诗缘回忆”的渊源关系。这些观念又在日后长久地影响着西方诗学，使得“回忆”如同一个顽强的幽灵，总不时在西方美学、诗学史的字里行间闪动。

几千年来，西方几乎每一位重要的哲学、美学家都对“回忆”问题倾注过或多或少的关注。从柏拉图开始，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康德、黑格尔、狄尔泰、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直至本雅明、阿多诺、马尔库塞……历代大师接踵而至，存在和回忆的关系在他们的阐释中展现出深广繁复的牵连，使“回忆与诗”的关系成为一个富于兴味的话题。穿越时间与书页，让我们先对这部“话题史”作一次巡礼：

正像西方的大部分诗学问题都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一样，最早论述“回忆诗学”问题的哲学家也是柏拉图。而他一出场，就给了“回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回忆不仅是人学习一切知识的智慧之径，更是人达到至真至善至美之终极境界的天梯。



柏拉图对“回忆”的论述主要见于《斐多篇》、《美诺篇》和《理想国》。“回忆”在柏拉图学说中成为一个本体性概念，已经远非心理学意义上的回忆。柏拉图对“回忆”的论述富有神话色彩：他相信灵魂轮回，认为人的灵魂原本于“上界”与神同在，入世后又反复轮回过多次，因此早已掌握一切知识，现世的学习只是回忆前生所知道的东西，“探索和学习实际上不是别的，而只不过是回忆罢了。”^①回忆能复现灵魂曾在“上界”见到的美的理念，回忆是人从领略尘世之美上升到观照美之本体的唯一途径。但这种飞升不是随意可实现的，必须得到神灵凭附进入“迷狂”状态，人方能“凭临美的汪洋大海”，观照永恒本体的光辉景象。

柏拉图是西方美学史上第一个提出“诗言回忆”的人。他的学说强调超验性的美，回忆不是对现实生活经历、或曰外部世界经验的返顾，而是对内心世界的求索与认知。这一理论导致后世的西方美学、尤其与基督教神学合流之美学的一种倾向——注重展现心灵世界，努力开掘灵魂深处的天地，以有限生命趋向无限境界。回忆成为由事实世界向价值世界过渡的桥梁。

但柏拉图的“回忆说”也有许多费解的地方：第一当然是它的神秘主义色彩，“灵魂轮回说”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正如戴维·梅林所说：“回忆说体现了对解决认识论基本问题的一种有趣和彻底的尝试。但为解决它们，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就是接受灵魂不朽和次第再生的全部毕达哥拉斯信条。”^②而且，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它仍然不能解释许多问题：被假定生前存在的灵魂是如何最终获得它在此生回忆起的知识的？世人有智愚之分，那么是否有好坏不同的回忆方法？数学、逻辑知识有确定性，但伦理知识如“善”、“正义”等如何能保证人人在回忆中都达到同样的理解？……其次，要回忆起“上界”的美须等待神灵凭附，这使得诗人们的主动追求失去了价值，能够创作诗的人不过是碰巧运气好被神灵附了身。再次，柏拉图虽然也屡屡提到“美”，但他的“回忆”寻求的，主要还是理念之“真”，柏拉图贬低感性，贬低尘世之美，美在他的理论中是一些抽象的目的或原则，回忆更多的是一种认识活动而不是审美活动。

奥古斯丁在柏拉图之后也深入研究了回忆与存在的关系。他是著名的神学家，其论述带有浓重的神学色彩。奥古斯丁不认为灵魂可以反复轮回，但

① 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 [一]. 王晓朝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507.

② 戴维·梅林. 理解柏拉图. 喻阳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72.



相信每个人都有被上帝制造的灵魂，它被造时便已植入了真理知识；可是这些真理并不自动显明，它们潜藏在人心里，必须经由教会和圣经提醒，得到上帝的“光照”，它们才被回忆起来，记忆就变成思想。

如何证明人先天就有真理植于心中？奥古斯丁以“幸福”为例，人人都希望得到幸福，一听到这个词就欣然向往，可是“幸福”并非一实物，何以人人都知道它的意义呢？可见它早已在记忆中。推而广之，人关于真理的记忆都是先天由上帝栽种好了的，记忆并非起初空无一物、然后随着成长渐渐积累增多。它一开始就是充实的，只是这种充实处于黑暗当中，一方面要得到上帝的光照，一方面人不断地去回忆、理解、爱自己，才能将记忆中的真理召唤为思想现实。如同“月映万川”，万川本就在的，但要有月的光芒映照，河川方才灵动起来。

奥古斯丁还对“记忆”作了极其深入的探究，发现或者说赋予了“记忆”与“回忆”巨大的能力和崇高的地位。他详细描述了记忆的各种奇妙性质：

凡官觉所感受的，经过思想的增、损、润饰后，未被遗忘或吸收掩埋的，都度藏在其中，作为储备。我置身其间，可以随意征调各式影像，有些一呼即至，有些姗姗来迟。

天地海洋与宇宙之内所能感觉的一切都听我指挥。我在心中这么说，同时，我说到的各式影象便从记忆的府库中应声而至，如果没有这些影象，我将无法说话。

我现在并不快乐，却能回想过去的快乐；我现在并不忧愁，却能回想过去的忧愁；现在无所恐惧、无所觊觎，而能回想过去的恐惧、过去的愿望。有时甚至能高兴地回想过去的忧患、或忧伤地回想以往的快乐。

内心的一切都留在记忆之中——我在其中驰骋飞翔，随你如何深入，总无止境；在一个法定死亡的活人身上，记忆的力量、生命的力量真是多么伟大！^①

奥古斯丁赞颂记忆的广大无边、深邃奥妙。在他看来，记忆蕴藏了一切先天植入的真理和后天获得的感性形象，是思想的潜藏的基础，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内在空间，极而言之，记忆几与“心灵”无异。而灵魂既为上帝所造，上帝本身的形相也应在记忆之中，人就必须向记忆、向心灵世界中去寻

^① 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92-201.



找和接近上帝。这样，“回忆”成为通向上帝的“金光大道”。他的理论虽多为宗教教诲，但对后世也有一种启示：人要认识上帝须以自我认识为中介，意味着主观的认知可以达到客观的真理。这可能与后世的科学认知大相违背，但与诗性认知、诗性真理却可以相容。

漫长的中世纪之后，柏拉图的影响仍然强大：笛卡尔认为上帝是存在的，人的头脑中有天赋观念，认知它们要用一种“回忆性”的方式。两位唯理主义者——莱布尼茨和康德也继承柏拉图的回忆说传统，为先验认识论辩护。到了黑格尔，才将“回忆”引入了“历史”的维度——

黑格尔认为，精神在时间中的外在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有如画廊里的一系列画像，后人创作每一幅画像前都要消化过去的精神财富。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抛弃自己的现时存在，将它交给回忆，回忆把经验保存下来，让精神的每一次新生得以从更高的阶段出发（德文的“回忆”Erinnerung有“使内在化”，提高为“内在东西”之意），由此，精神得以向“绝对精神”发展。“目标、绝对知识，或知道自己为精神的精神，必须通过对各个精神形态加以回忆的道路；即回忆它们自身是怎样的和怎样完成它们的王国的组织的。对那些成系列的精神或精神形态，从它们和自由的、在偶然性的形式中表现出的特定存在方面来看，加以保存就是历史；从它们被概念式地理解了的组织方面来看，就是精神现象的知识的科学。两者汇合在一起，被概念式地理解了的历史，就构成绝对对精神的回忆和墓地，也构成它的王座的现实性、真理性和确定性，没有这个王座，绝对精神就会是没有生命的、孤寂的东西。”^①在这里，从柏拉图以来的无历史性的绝对理念的呆板被打破了，回忆所忆的不再是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而回忆也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增添了两项重要功能：保存精神成果、深化精神成果。同时，默茨认为，由于黑格尔的回忆观摆脱了柏拉图回想说的禁锢，不再把历史事件视为理念的个别例证，而要反过来从历史出发去理解真理，因此回忆就摆脱了盲从于预先规定的状态，具有了批判性。^②这种“批判性回忆”概念，对后来的狄尔泰、舍勒、本雅明、阿多诺、马尔库塞等都产生了影响。

叔本华的回忆观比较贴近美学。“生存即痛苦”，这是众所周知的叔本华的生命观。人生来即有意志，这意志盲目而无止境，它永在欲求却永远不能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75.

② J·B·默茨：《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朱雁冰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206.



得到完全满足，便产生终生不息的痛苦。要寻解脱，只有暂时去除意志、消灭欲望。审美回忆可以助人做到这一点，因为在审美回忆中，人对事物采取的是纯粹静观的态度，无欲无求，成败得失毫不萦怀，痛苦便被抛开，内心充满愉悦：

在过去和遥远[的情景]之上铺上一层这么美妙的幻景，使之在很有美化作用的光线之下而出现于我们之前的[东西]，最后也是这不带意志的观赏的怡悦。这是出于一种自慰的幻觉[而成的]，因为在我们使久已过去了的，在遥远地方经历了的日子重现于我们之前的时候，我们的想象力所召回的仅仅只是[当时的]客体，而不是意志的主体。这意志的主体在当时怀着不可消灭的痛苦，正和今天一样；可是这些痛苦已被遗忘了，因为自那时以来这些痛苦又早已让位于别的痛苦了。于是，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把我们自己不带意志地委心于客观的观赏，那么，回忆中的客观观赏就会和眼前的观赏一样起同样的作用。所以还有这么一种现象：尤其是在任何一种困难使我们的忧惧超乎寻常的时候，突然回忆到过去和遥远的情景，就好像是一个失去的乐园又在我们面前飘过似的。^①

叔本华看到了回忆天然具有的一种审美品质：创造审美距离。审美须有距离，人与对象的时空、心理距离若太近，功利关系迫切，便无法审美。只有在恰当距离之外，于对象无所欲求，才能静赏其美。回忆因与往事拉开了时间间隔，使人淡忘了痛苦忧惧，而浸沉于一种亲切观审中，在表象世界里得到幸福。在叔本华这里，审美成为解救愁苦人生的唯一道路，而回忆是则渡向幸福的舟楫。

和柏拉图一样，海德格尔也将回忆的诗学作用提到本体论的高度。他重述了古希腊神话“回忆乃缪斯之母”来彰显回忆的重要地位：

“回忆，这位天地的娇女，宙斯的新娘，九夜后成了九缪斯的母亲。戏剧、音乐、舞蹈、诗歌都出自回忆女神的孕育。……回忆，九缪斯之母，回过头来思必须思的东西，这是诗的根和源。这就是为什么诗是各时代流回源头之水，是作为回过头来思的去思，是回忆。诗仅从回过头来思、回忆之思这样一种专一之思中涌出。”^②

①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77.

②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1213-1214.



海德格尔学说中的“回忆”远非对经验的简单复现，而是一种深邃得多的“思之聚合”，一种精神回味和心灵感悟，是对存在的体验和反思。这种体验和反思能深入到内心最幽深之处，返回“心灵空间的最幽隐不可见上去”。那么，回忆思什么？海德格尔说，回忆思的不是逻辑能洞悉的事物，而是“处处都要求首先去思的那种东西”。这种东西，综观海氏理论，应该是指心灵深处的真实自我、生命存在的意义、个体的栖居与灵魂的归宿……在海德格尔看来，回忆即思，思即原诗，因此回忆就是诗之根源。

海德格尔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将存在理解为永恒不变的静止状态是其严重缺陷，因此他不仅将胡塞尔的现象学落实到现实的存在，并且将存在与时间联系起来，只有在时间中，回忆之思才能揭示人的“此在”之生存意义，人才能获得自己的本质。这一重要转向使历史性的个人生存成为哲学关注的焦点，现代美学、诗学也随之摒弃了所谓的纯粹先验理念，立足于具体时空中个人的实在体验去寻求生存意义。

弗洛伊德对回忆的极端重视众所周知：“童年经验”在弗洛伊德学说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所有艺术作品中人物的心理与行为，都可以追溯到其童年情结——若非对童年欢乐的追忆，便是与童年创伤的纠缠（治愈创伤或未能治愈）；作家的任何创作意图，也都可以被归结到遥远的童年。总之，我们每个人都绑在童年情结的底座上，在漫长的一生中不断返顾人之初的伊甸园。

在弗洛伊德学说中，诗与回忆的关联之紧密，超过其他许多理论家，然而这种亲密关系源自于一种武断的设定，即所有的诗都来自里比多冲动、都向往回归童年的和谐，“宗教、道德、社会和艺术之起源都系于俄狄浦斯情结上。”^①这显然是一种削文艺作品之足适“俄狄浦斯情结”之履的做法。不过，弗洛伊德对童年游戏与文艺作品的关系的论述，还是对我们有所启发——他认为：童年游戏使人快乐，这种快乐在成年后被“白日梦”代替，而文艺作品就是白日梦的代表。若说诗只是白日梦，自然是贬低了诗，但这里体现出观点——诗心与童心相似，则是有道理的：诗人往往是一位保持住了童年心态的成人，童心和诗心有许多共同点——乐于梦想、相信万物有灵、用“陌生”的眼光观看世界、以天真单纯的信任去体验事物……中外许多诗人都非常重视童年经验，是因为回顾童年能帮助他们返璞归真，借童

① 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192.



年情境洗炼诗心。

柏格森身处理性主义哲学大行其道后余势未消的年代，科学主义者企望用明确的概念将一切事物归整到各类逻辑框架中，甚至以为人的情感及其未来的变迁亦可被推理出来。柏格森断然否定这种论调，提出了他著名的哲学概念“绵延”，指出人的知觉、情感都不可截然分为一个个片断，它们是活生生的，彼此渗透、绵延不止、随时而变。绵延体验不能用语言概念准确命名，凡被命名者，必已被简化和歪曲；它们之间也不具因果关系，不可由前一瞬间推导出后一瞬间。

柏格森认为，艺术应该表现的，就是生活之流的“绵延”，优秀的小说家是能够“把逻辑表层之下的基本荒谬向我们指点出来，并在这系列的简单状态之下指出千百种不同印象之无穷渗透”^①的人。我们能够描述“绵延”，因为人类有记忆——人们先前的心灵记忆影响着当下知觉，每当感知现时事物时，直觉性记忆就会加入进来，将以往相似相近的经验渗透到当前体验中，从而将过去、现在的众多瞬间体验结合、渗透为一个有机整体。记忆所结合的瞬间越多，人从某个事物上得到越丰富的感受，就越能摆脱外界事物单一的必然性，而获得精神的自由。因此回忆不是简单地复现过去，它有一种创造力，当人们把过去引回到现在，生命获得丰富感和自由感的时候，“心灵感觉到自己仿佛看到了一种给予自己以生命的幻象。由是而产生了光明、心醉神迷和在无穷尽的喜乐中全然忘却时间的感觉。”^②

柏格森反对唯理智主义的立场，引导 20 世纪初的艺术家转向内在自我、依靠身体直觉感知世界，从个人记忆和潜意识的丰富内涵中探寻生命存在的意义，在人自己的心灵中找到真理和自由。这种鲜明的倾向，使柏格森成为 20 世纪初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

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的异化益愈严重，“理性至上”、“唯进步论”的思想倾向日益强劲，在工业和商业两个巨大齿轮的咬合中，人越来越被打磨成只为现时功利生存的、失去灵性与情感的工具。法兰克福学派调和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等学说，激烈地批判社会的异化和反人性。在这种批判中，“回忆”也常常被法兰克福诸学者用作批判现状、拯救人性的武器，他们认为：前进即向深层的退返，必须从过去曾有的

① 柏格森. 时间与自由意志. 吴士栋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90.

② 约瑟夫·祁雅理. 二十世纪法国思潮. 吴永泉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45.

人的和谐完满状态取得借鉴、反省当前，才能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本雅明以“回忆”反对那种不经反思地相信理性进步的思想。从波德莱尔的诗中，他敏锐地发现现代诗人在借助回忆恢复事物的和谐与光彩，恢复人对自然的感受能力。受普鲁斯特启发（也明显有弗洛伊德的影响），本雅明还把记忆分为意愿记忆和非意愿记忆两种：意愿记忆是由理智控制的，受制于当下的实际利益，它的意象贫乏且不具深度；非意愿记忆则是无意识、无功利的，纯粹出于个人潜意识愿望的，真实的过去就保留在这样的记忆中。

马尔库塞则赋予“回忆”强大的批判力量，认为回忆过去能提供批判现在的尺度。这样，追寻过去成为解放现在的手段。回忆还有整合和恢复人性的功能：“回忆作为认识的功能毋宁说是一种综合，是把在歪曲的人性和扭曲的自然中所能发现的那些支离破碎的东西重新组合在一起。”^①

阿多诺认为回忆有乌托邦性质，或者说乌托邦梦想往往以回忆形式出现，“从柏拉图提出回忆学说以来，行将出现的或潜在的东西总是采用着一种回忆梦想的形式。”^② 这种回忆性乌托邦体现在文艺作品中，它们是对世界的想象性补救，它们召唤着自由，因此，阿多诺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现实去模仿艺术作品，而不是艺术作品来模仿现实。

接受美学开山祖师耀斯在他的《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中不惜笔墨地充分论述了回忆的诗学作用，他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结为：1. 回忆具有和谐化和理想化的力量，可以使不完美的过去变得完美，现实的缺陷在回忆的美化中得到弥补；2. 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理性叙述往往带有偏见，日常的理性知觉也常常不能认识事物的真相，只有在对个人情感生活的追忆中、在不自觉的回忆中才能发现事物的真理和世界的深层奥秘；3. 柏拉图回忆说中的绝对美已经不再先于作品存在，在现代，诗性回忆是从个人具体的生活经验中发掘出美和生存意义；4. 现代工业文明使人异化和远离自然，文学借助回忆过去时代人性的完整、和谐来消除异化，恢复人们对美的经验能力。

借着评价《追忆似水年华》，耀斯高度评价了回忆的现代诗学作用：

回忆不仅仅是审美认识的精确工具。它还是真正的、仅有的美的源泉。……重新唤回的时间似乎仅仅指出了一个先验的家园和一种永恒的存在。但在事实上，它指出了另外一个尘世：叙述者过去的世界通过回

① 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50.

② 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231.